

张海帆◎著

高
还雅洁

五 大 賊 王

AR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张海帆◎著

WUDAZEIWANG

贰火门三关

五大贼王

AR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大贼王. 2, 火门三关/张海帆著. —合肥: 黄山书社, 2009. 12
ISBN 978-7-5461-0899-5

I. ①五…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3461 号

五大贼王 2 火门三关

张海帆 著

责任编辑: 沈 杰 李玲玲

出版发行: 黄山书社

地 址: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政编码: 230071

网 址: www.hsbook.cn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80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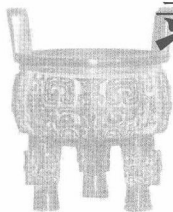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61-0899-5

定 价: 26.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一章	火形不动	1
第二章	竞盗之关	26
第三章	邪门歪道	51
第四章	竞盗争先	77
第五章	御风之辱	97
第六章	红绳难盗	119
第七章	杀伐义气	139
第八章	纳火入关	165
第九章	秋日虫鸣	189
第十章	火家择徒	212
第十一章	心动神疑	232
第十二章	始乱终弃	254



第一章 火形不动

火小邪在高台上看到阿提木和郑则道乱吵乱骂一番，声音颇大，站在下方缠斗的卓旺怒江和病罐子自然也都听在耳中。此时这两人已经单足静静地站立了近一个时辰，似乎都已经人困马乏，在尽力支撑。卓旺怒江紧咬着牙，满头大汗，不再是一动不动，而是前后左右轻轻颤动。病罐子的身体摇晃得更加厉害，双手大幅度地摇晃着，努力保持自己的平衡。

两人听到郑则道他们吵闹，病罐子慢慢眼神转向一边，想打量一下他们的动静。卓旺怒江见病罐子注意力有所转移，心中暗道：“你输了！”

卓旺怒江心念一动，身子猛然拔起，向前一探，双掌齐出，猛推病罐子的肩头，眼看着病罐子受到这一击，啊的一声向后翻倒。卓旺怒江大叫一声，又跟上一掌，想一举把病罐子推落石下。

病罐子的身体受卓旺怒江双掌齐推，向后翻倒，可突然膝盖处弯曲了一下，随即腰间也如同被人斩断一样，保持上身不动，咋地一下，向后猛折了近九十度，整个身体竟变成了有违常理的三截阶梯状。卓旺怒江大惊，万万没想到病罐子骨骼竟如此奇特，随后击出的一掌已经来不及收回，推了一个空。病罐子喉咙咕噜一声响，脚尖使劲，整个人扭了半圈，转了侧面，一把抓住卓旺怒江的手腕，轻轻一拉。

卓旺怒江重心已失，就只是这么轻轻一拉，再也站不住，啊的一声大叫，向前扑倒。卓旺怒江滚落石下，已然败了。病罐子身子一抖，重新站直，还是单脚站立着，手中则拿着卓旺怒江的号牌，不住咳嗽着说道：“我赢了！咳咳，咳咳！”他拼命咳嗽，一只手掏出手绢掩住嘴巴，但血丝还是从嘴侧乱冒，看来咳血极为严重。

卓旺怒江慢慢爬起，神色黯然，向病罐子一鞠躬，说道：“王先生，我输得心服口服！”

病罐子抱了抱拳：“承让了！若不是大喇嘛心急，还没准谁胜谁负呢！”苦灯和尚在一旁叹道：“阿弥陀佛，王施主终日咳嗽，竟是折损了胸椎所致，难为啦！小僧作证，王施主你赢了。”

病罐子把嘴边的血迹擦净，慢慢说道：“苦灯和尚，你说对了五成，咳咳！咳咳！”

卓旺怒江又向病罐子鞠了一躬，黯然退下。病罐子叫道：“大喇嘛去哪里？”

卓旺怒江轻轻说道：“我败了，现在心如死灰，这就退出此洞，不再与各位相争。”

苦灯叹道：“善哉！善哉！”

病罐子淡淡说道：“大喇嘛好走！”

卓旺怒江微微点头，快步离开了此地。

病罐子见卓旺怒江走了，慢慢走到苦灯和尚身边，说道：“苦灯和尚，你手上应该有三块号牌，已经过关，怎么，还要留在洞中吗？”

苦灯说道：“甲丁乙不走，我也不走。”

病罐子点了点头，说道：“那告辞了！洞外再见！”病罐子说完，头也不回地慢慢走开，不见踪影。

火小邪坐在高台之上，亲眼目睹下方的卓旺怒江、病罐子分出胜负，更是感叹世间贼术，竟能精奥至此。想那病罐子上身能够弯折，定是经常在无法想象之处藏身隐匿，所受苦痛恐怕难以用言语表述。究竟为何，能让人自我锤炼到这种程度？这个问题，火小邪一时想不明白。

火小邪见卓旺怒江、病罐子消失在视线之外，还在长吁短叹时，身边怪腔怪调的话语响起：“哦啊啊，你叫什么？火小邪？”

火小邪知道是阿提木回来了，扭头看去。阿提木捏着胡须，一脸怒气地走上高台，站到火小邪身边，嘀咕道：“哦啊啊，你叫火小邪？”

火小邪看他这人就不太顺眼，没好气地说道：“我就是火小邪，怎么？想和我比试？”

阿提木说道：“哦啊啊，你没有牌子，我也没有牌子，我不会与你比试！啊哦哦，火小邪，郑则道骗我，说你是高手，可我看你一点都不像。”

火小邪哼道：“我是不是高手，关你什么事！你输给郑则道，还想对我



撒气？我是和郑则道关系好，你什么的？不服气？”

阿提木说道：“啊啦，小崽子，郑则道是个狡猾的兔子！但他一定要回来找你。我就在这里等着他！他要不还我牌子，我就抓住你，收拾你！哦啊啊。”

阿提木嚷嚷着，一屁股坐在火小邪身边，恶狠狠地盯着火小邪。

火小邪暗骂道：“妈的，你脑子里都是大粪吗？行行，你坐着，你坐着！”

这两人互不说话，干坐了片刻，就听洞中传来三声锣响，有人大声叫喊：“第十六位，南京章建，绰号窑子钩，自愿退出比试！他的十六号牌，已经藏入洞中，各位客官，赶快找啊！找到就是运气啊！”接着又是三声锣响，话语重复了一遍，又敲了三下锣，再喊一遍之后，没了声息。

阿提木刷地站起，捏着胡子笑道：“啊啦啦！太好了！有牌子了！”

阿提木拔脚要走，临走时瞪了火小邪一眼，狠道：“小崽子！算你运气好！你有本事就不要跑，我不会放过你的。啊啦啦。”

阿提木骂完，匆匆忙忙跳下高台，四处寻找去了。

火小邪看着阿提木的背影，学着阿提木的腔调骂道：“啊啦啦，哦啊啊，你是个傻里吧唧的笨蛋，哦哦哦，脑子有毛病的大野猪！”

火小邪骂完，心中一惊，想道：“奶奶的，这个阿提木不会真的再回来吧，到时候对我发狠，我要不是他对手，被他拿住，岂不是连累了郑则道郑大哥？不行，不行，看来我不能在这里待着，再这样待着真的没机会啦！”

火小邪打定主意，四下看了看，站起身来，慢慢退下高台。

青云客栈石室内，一条路口中快步走出一人，一出来就十分恭敬对店掌柜抱拳，说道：“店掌柜，各位店小二，郑则道已经拿到两块号牌，过关回来了。”

店掌柜和店小二们满面喜悦地看去，郑则道笑吟吟地向他们走来。

店掌柜赶忙回礼，笑道：“恭喜恭喜！郑客官请出示号牌。”

郑则道微微一笑，从怀中摸出两块号牌，递给店掌柜。店掌柜接过，一看号牌，乃是第一位阿提木的号牌和第三位郑则道自己的号牌。店掌柜十分满意地看着郑则道，说道：“郑客官，你只有两块牌子吗？若是还有多的，请交还我们。”

郑则道笑道：“洞中的高手很多，能拿到一块号牌已经实属艰难，有两

块号牌过关就好了，何必贪多？”

店掌柜欣慰地看了看郑则道，说道：“这乱世中，如果人人都如郑客官这样谦虚务实，哪会有如此多纷争。郑客官，你是第一个过关的，再次恭喜啦！”

郑则道惊道：“啊！我竟然是第一个过关的！真是没想到，没想到，实属侥幸，实属侥幸！”

店掌柜说道：“郑客官，请随我们回客房休息，这第三位的号牌还给你，好好保管。”

郑则道伸手接过，说了声：“谢了！”

店掌柜问道：“郑客官，问你一事。”

郑则道说道：“请讲。”

店掌柜说道：“洞中第六位的甲丁乙，杀了数人，你知道吗？”

郑则道一脸沉重，说道：“知道，他下手十分狠毒，而且没有道理可讲，我对他的所作所为，十分不解。”

店掌柜哦了两声，说道：“好，好，我就不多问了，请郑客官回房好好休息吧。”

店小二他们客客气气地把郑则道请出石室，回房休息，暂且不表。

店掌柜见郑则道走了，坐回藤椅，捋了捋胡须，自言自语地笑道：“郑则道，人才啊！能成了火家弟子，定有一番大作为。呵呵！呵呵！”

店掌柜自言自语一番，把藤椅边的小茶壶拿起，眯着眼睛喝了一口，余光却见到黑芒一闪！店掌柜啪的一下跳起，叫道：“甲丁乙，又是你？”

“嘿嘿！嘿嘿！店掌柜，就是我，我也过关了！”甲丁乙阴沉沉的语音响起，两块号牌便被一道黑芒卷着，丢到藤椅上。

店掌柜上前拾起，这两块号牌一块是甲丁乙自己的第六位号牌和火小邪的第十一位号牌。店掌柜说道：“甲丁乙，你杀了数人，怎么只有两块号牌？多的还请拿出来。”

“嘿嘿！多的号牌我都送人了！嘿嘿！店掌柜，我过关了！”

店掌柜把第六位的号牌拾起，说道：“是，你过关了。请把你的第六位号牌收好，回房休息。”

“嘿嘿！嘿嘿！”一道黑芒闪过，把第六位号牌卷走，随即一抹黑烟似的人影，快速飘出了这间石室。

店掌柜把火小邪的第十一位号牌拿在手中，喃喃道：“第十一位，奉天火小邪，恐怕凶多吉少啊。”

没人回来，就一直没人回来，郑则道、甲丁乙一回来，一个时辰之中，病罐子、亮八二人陆续上来，每人各持两个号牌，回到石室。病罐子手持自己和卓旺怒江的号牌，亮八手持自己和鬼龙的号牌。这两人交还号牌，算是过关，各自被店小二他们请回房间休息。卓旺怒江随后一脸死寂地回到石室，只说了声“我输了”就大踏步离开石室，店小二他们赶忙跟上，送他出青云客栈。

火小邪正在洞中艰难地摸索着前进，拣着阴暗之处，步步小心地尽量远离自己原来所在的高台。火小邪躲躲藏藏了半天，终于看到前方不远处有一个硕大的石洞，里面透出光亮。火小邪略微犹豫了一下，还是向这个石洞爬去，刚爬到洞口，闻到一股子浓烈的血腥味从里面传来。

火小邪心中一个念头：“千万不要是郑大哥出事了！”他顾不得太多，探头向里面看了看，钻进石洞之中。石洞中摆着数个大小不一的火盆，有一个放在墙角的火盆已经点着，另一边的角落，赫然躺着一个衣衫不整、赤条条的尸体，鲜血流了一地。

火小邪吓得一怔，咽了咽口水，仔细打量那死人。这死人身材矮小，尽管衣衫被撕成一条一条的，但仍然能看出他穿着大红大绿，留着满是刺青的光头，不是那个割开火小邪裤裆的红小丑，又能是何人？

火小邪心中大惊，怎么这个红小丑这般模样死在这里？火小邪抬眼打量了一下这个石洞，在石洞一侧有一个通向上方的路口，看着像是出口。火小邪暗想：“难道是这个红小丑躲在回去的路口，打算伏击拿到号牌的人，结果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丢了性命？或者是甲丁乙看他看不顺眼，杀了他？”

火小邪小心翼翼走到红小丑的尸体前，见他满脸漆黑，如同被烟熏火燎一般，十分古怪。他睁大着眼睛，死不瞑目。而红小丑脖子上，有一个拇指粗细的洞口，还在不断向外渗出鲜血，看样子死去并没有多久。红小丑脖子上的伤口极深，切口处齐整，好像一股子肉被利刃瞬间挖去，他应该就是死于此伤。

火小邪叹道：“报应，报应！割开了我的裤裆，却让人杀了，这报应似乎太过头了。”

火小邪没有搜索红小丑身上的号牌，料想肯定也没有了，此地不便久留，打算尽快离开。火小邪刚跑到洞口，一声佛号响起，把火小邪惊得跳到一边：“阿弥陀佛，小施主慌慌张张，要到哪里去？”

苦灯和尚面色严肃地稳步走入石洞，一眼便看到了躺在一边的红小丑的尸体，不禁紧锁眉头，说道：“小施主，是你杀了他吗？”

火小邪慌道：“不是我！我没杀他！”

苦灯说道：“那小施主为何在此？又为何如此慌张？”

火小邪叫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他早就死了！你能来这里，我就不能来这里？看到死人，你能不慌？不赶快走，难道还要陪着死人过夜？和尚，你不要冤枉好人！”

苦灯说道：“小施主，口说无凭。”

火小邪愁道：“那你说怎么办？我没杀他就是没杀他！”

苦灯说道：“那好，小施主你先别走，随我一起看看尸体。”

火小邪见这个苦灯和尚一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样子，急得连连跺脚，叫道：“看就看，你冤枉人可不行！”

苦灯并不答话，走到红小丑的尸体前，蹲下身子打量一番，久久不愿站起来。火小邪站在一边，也不敢走，他心急如焚，暗想这和尚不会真的认为自己杀了红小丑吧，看他对甲丁乙的态度，万一被他误会了，只怕自己讨不着好。苦灯和尚念了声“阿弥陀佛”，站起身来，说道：“手法精湛，一击即中，是个杀人的高手！”

火小邪赶忙说道：“我这辈子连鸡都一刀杀不死，别说杀人啦！和尚你看清楚了啊，我若是能杀了他，还至于让他把我的裤裆都割烂吗？”

苦灯和尚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火小邪，说道：“小施主，你的确没有这个身手。只是小僧问问你，你知道红小丑是谁杀的吗？”

火小邪苦道：“我要是知道，早就告诉你了！我猜是甲丁乙杀的。”

苦灯和尚默不作声，沉吟片刻，说道：“小施主，此地诸多是非，人心险恶，你多保重！小僧告辞了。”

火小邪忙道：“和尚，你要回去了？”

苦灯和尚说道：“我有三块号牌，已经过关，甲丁乙此时也不在洞中，我就不便久留了。”

苦灯和尚说完，就向出口走去。

火小邪愣愣地看着苦灯和尚的背影，思绪翻滚，突然张口叫道：“和尚，等一等！”

苦灯和尚回头说道：“小施主还有什么事？”

火小邪上一步，说道：“和尚，你有三块牌子，多了一块，尽管我没有，但想和你比试一下，赢你一块牌子！”

苦灯和尚淡淡一笑：“小施主，你要是输了呢？你拿什么还我？”

火小邪喷了喷嘴，说道：“和尚，你是怕赢不了我，不敢比试？”

苦灯和尚呵呵一笑，说道：“小施主，不是和尚不敢比，也不是和尚小气，你想要牌子，我大可送你一块。但是你要知道，你有一块牌子在手，会惹来杀身之祸！”

火小邪突然怒道：“和尚，你不要瞧不起人，谁说我会被人宰掉！你要比就比，少说这些唬人的话。”

苦灯和尚说道：“阿弥陀佛，小施主，既然你不怕，那我们就比试一下，你说比什么吧。”

火小邪说道：“好，那我们比盗火！”

苦灯和尚微微一愣，问道：“盗火？何为盗火？”

火小邪说道：“盗火，是我瞎编的。你等着啊！”火小邪四下张望，跑到洞中一角，把一个没点燃的大火盆连拖带拽弄到洞中间，又跑到另一侧，把点燃的那个火盆也拖到中间。两个火盆相隔四五尺远近，与苦灯和尚所在位置连成一线，着火的火盆在前，没火的火盆在后。

火小邪比画了一下距离，跑回苦灯和尚身边说道：“和尚，我们比盗火！你看到了吗？这里有两个火盆，相隔不远，我们站在这里，不准上前，但要把燃着的火盆中的火盗走，去点燃另一个火盆。先说好了，不准用自己身上的器物，什么火种、衣服、鞋帽等，都不准用，就这样站在原地，盗走一个火盆的火，点燃另一个火盆！”

苦灯和尚打量了半天，奇道：“小施主，站在这里不准动，也不能用身上的东西，这怎么可能做到？”

火小邪哼道：“怎么？做不到？做不到就认输，给我一块牌子！”

苦灯和尚笑道：“呵呵，小施主好狡猾，想用这种你也做不到的把戏，让我认输？”

火小邪叫道：“谁说我做不到！我就能把火盗走，点燃另一个火盆！”

苦灯和尚说道：“有趣！你等等，我先试试！”

苦灯和尚苦苦端详了半天，仍不得其解，不禁把自己胸前的佛珠取下。火小邪在一旁叫道：“说了不准用身上的东西的！”

苦灯和尚脸上一红，赶忙把佛珠放下，身子顿了一顿，猛然向火盆凌空推了几掌，大袖生风，带得火盆中的火苗倾斜一片。苦灯和尚喝了声，身子如螺旋桨一样飞转，大袖飞舞，风声猎猎，接连不断，眼看着火苗被吹得向另一个没有点火的火盆压过去。

火小邪心中暗叫：“这和尚真厉害！”

可惜两个火盆之间相隔四尺之多，火苗焰头确实能吹拂到火盆之上，但要想点燃火盆里的松油，除非火焰能在空中转弯，才能做到。

苦灯和尚挥舞大袖半天，仍然点不着火盆，慢慢停了下来，长叹一声：“阿弥陀佛，小僧做不到。”

火小邪笑道：“和尚，你可说好了，你做不到是不是？一会儿别反悔！”

苦灯和尚说道：“确实做不到，小施主，请你一试！你若能点着火盆，小僧输给你一块号牌！绝不食言！”

火小邪说道：“那就信你啦！”

火小邪走到洞边，从存放食物净水的石头房上取下一块扁石，拿手掂了掂，又换了一块，这样连续换了七八块，才终于挑到一块趁手的，拿在手上，走了回来。苦灯和尚牢牢盯着，一言不发。

火小邪看了眼苦灯和尚，说道：“这可不是我身上的东西。”

苦灯微微点头，聚精会神看着火小邪的动静。

火小邪深深吸了一口气，手中握了握这块扁石，伸展了一下肩头，凝视着火盆，手臂一展，轻轻喝了声：“去！”只见火小邪手中的扁石平平飞出，刚好砸进火盆之中，噗的一声轻响，这块扁石竟带着一团火焰，从火盆中再度跃出，直飞向另一个火盆。这块扁石带着火焰，在空中划了道明亮的火线，当啷一声，击中火盆内沿，火花四溅，落进火盆中。

火小邪大叫一声：“中了！”

嘭地一下，火盆点燃。

苦灯和尚念道：“阿弥陀佛！”

火小邪用的这招，是最常见的乡间少年玩耍的游戏“打水漂”。可别小看了打水漂，这里面其实讲究颇多。寻常打水漂也就是比一比石头能在水面上

打出多少个连续，水平高的有“跃龙门”、“打远”等数种玩法。“跃龙门”乃是石子击中水面后弹起，越过某个障碍；“打远”则是比试石头在水面上一击之后，第二次落入水面的远近。奉天的小贼们没有什么可以玩耍的，没事就跑到水塘沟渠处打水漂，火小邪会拿盘儿，手势力道准头都十分优秀，是常胜将军，可算得上他的一项“拿手绝活”。打水漂这个游戏纯粹是民间少年玩耍的，纯属打发时间，对偷东西没有什么用，江湖大盗谁会去练打水漂？

火小邪就凭这种“民间杂耍”赢了苦灯！

火小邪见火盆燃起，兴奋得小脸通红，对着苦灯和尚叫道：“我盗火成了！点燃了火盆！和尚，你输了！”

苦灯和尚点了点头，默然道：“小施主！你火性纯粹，真是不简单。和尚输了，心服口服。”说罢从怀中摸出一块号牌，向火小邪递过来。

火小邪也不客气，伸手接过，可低头一看，乃是苦灯和尚自己的第二位号牌。火小邪不禁问道：“和尚，这是你的号牌……”

苦灯和尚说道：“我输给了你，自然是输掉我的号牌。小施主，前路凶险，请保重！”

苦灯和尚念了声佛号，转身走入路口。火小邪看着苦灯和尚，若有所思，连忙大叫一声：“大和尚，请等一下！”

火小邪追上苦灯和尚，拿着号牌，脸上浮现出古怪的笑容，说道：“大和尚，你好人做到家，帮我一件事。”

苦灯和尚说道：“小施主请讲！”

火小邪凑近苦灯和尚，在他耳边轻轻说了起来。

苦灯和尚念了声佛号，走入石室。店掌柜赶忙站起相应，笑道：“苦灯和尚，你定是过关了吧！”

苦灯和尚走上两步，从怀中摸出两块号牌，交到店掌柜手中，说道：“小僧手中有两块号牌，应是过关了。”

店掌柜拿起号牌一看，惊道：“这是第八位三奇峰和第十七位赵顺财的号牌，苦灯和尚，你的号牌呢？”

苦灯和尚说道：“阿弥陀佛，小僧的号牌在与人比试的时候输掉了。”

店掌柜不解道：“你输掉了？”

苦灯和尚说道：“没错，小僧输给了第十一位火小邪。”

店掌柜啊啊了半天，一下子琢磨不明白这到底怎么回事，接不上话，只好说道：“苦灯和尚，你过关了。但你的号牌没有了，请你从这两块号牌中挑一块，好好保管。”

苦灯点了点头，从店掌柜手中拿过第十七位号牌，放入怀中。

店掌柜叫道：“店小五，送苦灯和尚回房休息。”

店小五跑过来，恭恭敬敬地送苦灯和尚走出石室。

店掌柜坐在藤椅上，百思不得其解，不禁叹了口气：“这回可是奇了，甲丁乙拿着火小邪的号牌回来，而苦灯和尚又把自己的号牌输给了火小邪，苦灯和尚的实力在十八人中当是数一数二，怎么会输？难道这个火小邪天赋异能？不对啊！”

店掌柜琢磨了半天，干脆一拍藤椅扶手，吩咐道：“店小二，时间差不多了，你去鸣锣，告诉洞中人现在过关的情况。”

店小二刚要离去，路口飞也似的冲出来一个胖子，冲到石室之中才站住，气喘吁吁地说道：“我，我回来了！我有两块号牌，我过关了！”此人正是那个在青云客栈大堂中和胖厨子对打的第十三位胖好味。

胖好味十分紧张地咽了咽口水，手撑着膝盖，还不时回头看路口是否有人追出来。总算把气息调稳，他才从怀中摸出两块号牌，递给店掌柜，乃是他自己的第十三位和第十位荆州尖耳朵的号牌。

胖好味惊魂未定地喘道：“万幸，万幸，差点就完蛋了！那女人太厉害了，幸好抽烟的男人赶过来，呼呼……”

店掌柜笑道：“胖好味，你过关了！”

几人各自安排，略过不表。

火小邪和苦灯和尚分开后，静静躲在一个角落处观察外面的动静。他看到阿提木和一个小个子男人从一侧钻出来，在下面上蹿下跳，互相追逐。那小个子男人火小邪倒是一眼认得出，乃是第十五位闹小宝，穿的衣服与自己一模一样，都是青云客栈放在房间里的。这两人彼此追逐十分奇怪，一会儿闹小宝追阿提木，一会儿阿提木追闹小宝，不知道是什么规矩。

阿提木和闹小宝互相追得正欢，就听咣咣咣三声锣响，把他们两人吓得略略一顿，但脚步仍然不停，沿着小广场不住奔跑。

洞中有人大喊：“各位客官，时间不多了！抓紧啦！向各位通报现在过关的情况，过关第一位，小不为郑则道，持两块号牌过关！过关第二位，甲丁乙，持两块号牌过关！过关第三位，病罐子王孝先，持两块号牌过关！过关第四位，亮八，持两块号牌过关！过关第五位，苦灯和尚，持两块号牌过关！过关第六位，四川胖好味，持两块号牌过关！弃权两位，卓旺怒江，无号牌；窑子钩章建，一块号牌已丢回洞中。请各位客官抓紧啦！”如此又说了两遍。

阿提木听完宣告，猛地站住，转身对闹小宝叫道：“不和你比了！啊啦啊！”

闹小宝不敢上前，停下脚步，恨道：“你不能耍赖！你偷了我的号牌，还给我！”

阿提木捏着胡子，说道：“啊哦哦，小娃娃，你自己没藏好自己的牌子，让我找到了，你能怪谁？啊啦哦，小娃娃，和你追来追去，累死了！不和你玩啦，我就是耍赖，就是耍赖，你能怎么样？啊哦哦！”

闹小宝气呼呼地说道：“臭胡子，你要是不比试，咱们就打架！”

阿提木骂道：“哦啦啦，小娃娃，我最喜欢打架！我看你这个小鸡崽子，会怎么打架！”

闹小宝哼了声，说道：“你别后悔！”说着跳开几步，来到一个火盆旁边，将袖子一捋，把两只手一下子插入火盆，在里面搅了搅，拿了出来。闹小宝双手火光熊熊，大声笑道：“臭胡子！看我不烧死你！”

阿提木看着闹小宝竟然手不怕火，愣了，叫道：“小娃娃，玩的什么妖术！”

闹小宝笑道：“不告诉你！臭胡子，我先把你的一张马脸烧烂再说！看你还不还我！”

阿提木骂道：“小娃娃，小小的年纪，不要说大话！让你见识一下阿提木老爷的厉害！啊哈！”

阿提木手一翻，从腰间拔出两件东西，套在手上，居然是两把稀奇古怪的带着弯钩的剪刀。阿提木噙噙手指开合一番，用剪刀尖指着闹小宝说道：“小娃娃，要后悔还来得及！啊哦！”

闹小宝笑道：“臭胡子原来是个烂裁缝！哈哈！哪个怕你，你来！”

阿提木哦哦大叫，提着剪刀向闹小宝冲过来。闹小宝躲也不躲，手上一

扬，一个拇指大小的火球向阿提木的脸上飞去。阿提木迎着火球冲来，连忙用剪刀去挡，可剪刀一碰到这个火球，嘭的一声炸得火花四溅。阿提木被炸得脸上漆黑，胡子都烧着了，大吼着跳开一步，慌忙扑灭身上的火焰。

火小邪看闹小宝玩出这个手段，不禁回想起死在石洞中的红小丑，他脸上也是如同烟熏火燎一般，难道说是闹小宝拿走了红小丑的号牌，并杀了红小丑？可这个闹小宝看着年纪比自己还小一两岁，怎么会如此狠毒地对红小丑痛下杀手？

闹小宝看着阿提木手舞足蹈的样子，哈哈大笑：“臭胡子，我的火弹子滋味如何！看我不烧烂你的脸！”双手齐扬，不知手中怎么又变出了数个火球，都向阿提木掷去。

阿提木左躲右闪，有的火球还没有飞至面前，就在空中爆炸，顿时令他狼狈不堪，衣服上到处都被点着，阿提木大叫：“妖术！妖术！”带着满身的火苗拔腿就跑。

闹小宝笑道：“我这里多的是！你跑不掉的！”紧跟着追去，边追边把头一侧，似乎嘴里含住了什么东西，吐向手中，手再一挥，就是三四个火球飞出。

阿提木不顾一切奔逃，火球在他身边砰砰不断爆炸，看样子阿提木难逃闹小宝的火攻。

闹小宝乐得大叫：“臭胡子，看你怎么逃！”

闹小宝正乐，突听咯咯一声娇笑，闹小宝抬头一看，头顶白花的一片，竟是女人的大腿掠过头顶，裙下春光，一览无余。闹小宝不知为何，看得眼睛都痴了，脚步一停，目光随着女人的大腿而去。

花娘子落在闹小宝身边，娇笑道：“小宝贝，好看吗？”

闹小宝愣在原地，脸上五官不住地抽动扭曲，动弹不得，呆呆看着花娘子，显得十分难受，可就是说不出话，手上的火焰也慢慢熄灭。

花娘子走上一步，从闹小宝杯中把一块号牌抽出来，娇声道：“小宝贝，都让你看到不该看到的了，这块号牌算你补偿我的。小宝贝，我早就看上你的，可惜一直找不到你。呵呵，没想到你这么会玩火，呵呵呵呵，姐姐好喜欢你啊。”花娘子摸了摸闹小宝的脸，贴过脸轻轻向闹小宝吹气，闹小宝身子一软，跪倒在地。

“骚娘们，一会儿没盯住你，你就出来害人！让这么个小鬼看你的骚屁



股，你还要不要脸？”咔嚓的皮鞋声作响，一个人跳在花娘子身后的石头上。他蹲在上面，嬉皮笑脸地看着花娘子，狠狠抽烟。此人便是烟虫。

花娘子连忙远离闹小宝，冲着烟虫冷笑道：“臭男人，你追了我三天三夜，有完没完！要不是你坏了我无数好事，我早就过关出去了！我已经有两块号牌，你拦不住我了！呵呵！烟虫，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

烟虫无所谓地说道：“哪怕我不过关，我也不能让你过关。骚娘们，有我在，你绝对过不了关的！”

花娘子尖声笑道：“烟虫，我就是一直被你纠缠，才拿不到号牌，现在我有两块了，我看你有什么本事能挡住我出去！”

烟虫笑道：“骚娘们，路口就在那边，我看你这次怎么甩掉我出去。你跑啊！”

花娘子冷笑连连，慢慢退后，闪到一块石头之后，不见了踪影。

烟虫不慌不忙点上一根烟，站起身伸了个懒腰，鼻子闻了闻，双手插在裤兜里，跳下石头，不紧不慢，摇摇晃晃地向另一个方向走去。

火小邪见阿提木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下面只剩下闹小宝团着身子，在地上难受得前后翻滚，心中万分不忍，他知道中了花娘子春毒的滋味，那可绝对不是享受。火小邪叹了口气，他一看到这个闹小宝，就立即想起了浪得奔、老关枪、瘡猴三个兄弟，想道：“我要是不出去救他，恐怕这个闹小宝要丢了性命！被阿提木盯上就盯上吧！我不能见死不救！”

火小邪想到这里，再也管不了这么多，赶忙起身，钻到邻近的一个火盆处，提了个羊皮水袋，匆匆来到闹小宝身边。

闹小宝躺在地上，紧紧缩成一团，面如死灰，双目紧闭，咬紧牙关，已经连翻滚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不住地颤抖。火小邪蹲在闹小宝身边，把水袋解开，将水一点一点地倒在闹小宝的脸上，闹小宝身子狠狠抖了抖，猛地睁开眼睛，眼神一片迷茫，喃喃说道：“别管——管我，走——你走吧，我没——没救了。”

火小邪听着闹小宝的话，更加心酸，把闹小宝的脸扶住，使劲地抽打，骂道：“我也中过花娘子的春毒，只要能忍住，就会没事的！”

闹小宝短促地喘息，说：“我，我不是——不是你，我——我不行，不行。”

火小邪使劲掐着闹小宝的脸，低声吼道：“你清醒点！你心里的火呢？”